

女野人

雪米莉 著



2
14

廣州人民出版社

女 野 人

雪米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陈建华

书 名:女野人

著 者:雪米莉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550001)

印 刷:四川日报印刷厂新硕分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30 千

版 次: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40,000

标准书号:ISBN7-221-02810-9/I·343

定 价:4.95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著名通俗读物作家雪米莉 1992 年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又一力作。

年轻忠城的警官陈德良，一夜之间突然被宣布为杀人犯，受到香港警署的通缉，陈警官忍辱负重，暗中寻访陷害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得了一份恶势力争相抢夺的名单，于是成了恶势力追杀的目标。《今晚报》女记者区海伦出于对恶势力的憎恨和记者的良心，毅然协助陈警官开展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区海伦不慎落入魔爪，成了毒品驱头的工具。陈警官为摧毁黑势力，拯救区海伦，历经艰险曲折，终于查出真相：陷害者竟是警署的高级督察威廉上校。正当要缉拿威廉归案时，威廉却和情妇一道逃到太平洋上的极乐岛，并在岛上重操旧业，开办色情业。陈警官在国际刑警组织和香港警署的协助下，终于查到了威廉的下落，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漂亮的千里奔袭战，一举摧毁了黑窝……然而被救出的区海伦却悄悄地离开了香港，前往南美。不久，陈警官也辞去职务，不知所往……。

本书情节错综复杂，悬念不绝，既有惊险新奇的场面，又有缠绵凄婉的感情纠葛，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不已。

目 录

第一章

- 1. 圣诞谋杀..... (1)
- 2. 一链七命..... (14)
- 3. 解职警长..... (31)
- 4. 海滩奇遇..... (42)
- 5. 钓鲨女..... (55)

第二章

- 1. 恐吓的枪声..... (68)
- 2. 象牙党..... (81)
- 3. 决不撒稿..... (93)
- 4. 秘密会见..... (100)

第三章

- 1. 独闯蜘蛛岛..... (114)
- 2. 酒中之谜..... (126)
- 3. 巨蟒的美餐..... (136)
- 4. 劫机潜逃..... (149)

第四章

1. 魔影再现 (162)
2. 豪华游船上的神秘舞会 (170)
3. 海伦小姐“充电” (188)
4. 自命不凡的拉凡尼 (199)

第五章

1. 海滨浴场的水上飞机 (209)
2. 魔王大难不死 (225)
3. 风流女警官 (232)

第六章

1. 瑙鲁奇闻 (243)
2. 泰丽小姐 (255)
3. 深水爱屋 (263)
4. 疯狂的裸女 (282)

第七章

1. 极乐岛 (292)
2. 强迫戒毒 (303)
3. 千里奔袭 (306)
- 尾声 (317)

第一章

1. 圣诞谋杀

1990年圣诞之夜，香港东九龙大老山下。

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从闹市流出来，浩浩荡荡流向远方。

此刻，路上的车辆极少，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静谧。

也许人们大都被节日的氛围吸引住了。港人早已西化，也极看重这个宗教节日。早在数日之前，街头显要处，就出现了花枝招展的圣诞树；很多大饭店临街的墙上，挂满了恭喜佳偶良缘的花环。一些超级商场还在大厅内举办圣诞歌咏会。赛马场等娱乐场所都准备了最精彩的节目。

至于各家各户，更是花样翻新、五花八门。商人们准备趁机捞一把，情侣们打算好好乐一乐，大人们忙着乞求来年年人寿财丰，孩子们急等着圣诞老人送来的新奇礼物。

所以，很少有人这时离开温暖的家庭或魅力无穷的娱乐场所到路上弄波，除非他是疯子。

当然，这样的疯子并不是没有，机场路旁巨大的空调器推销广告牌下，就有两个酒气熏天的醉汉，他们没有开车，他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向前去，一边唱着下流的曲子。

附近是启德机场，高大的萤光圣诞树的光晕射过来，照得

两个流浪汉影影绰绰，勉强能分辨出他们一个是大头仔，一个是戴眼镜阿叔。

唱着唱着，眼镜阿叔无缘由地悲哀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这……这人都哪里去啦，连……连个打鬼的都……都没有哇。”

大头仔连忙捂他的嘴：“快……快别说这丧气话，该……该讨个吉利。”

“什么吉……利，出门不撞车，伸手就发……财。”

“我们来打个赌吧！”

“赌什么？”

“看谁能猜中下一个开车来的是不是女仔。”

“猜中又怎样呢？”

“就把那女仔……赏他，我猜是……一个金发靓女。”

“我也猜一个，是……黑眼睛。”

“金发的！”

“黑眼睛……”

两个人正争着，一辆乳白色的丰田轿车迎面驶来，他们立刻手拉手拦在路中央，轿车无可奈何地停下。

车里真坐着两位女士。

开车的是一位年轻的洋太太，30岁左右，酥胸坦露，玉臂如藕。

坐在旁边的是位中国姑娘，差不多只有18岁，她的妩媚一看就令人难忘。只是俏丽的眉梢眼角中，仿佛藏着深深的隐忧，使那如水一样清澈的目光里，带了许多迷惘和戒备。她不像洋太太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一身出门方便的牛仔服工装裤。即使如此，她的天生丽质仍透过半旧的衣饰辐射出，显得通身上下魅力无穷。

她们恰好一个是金发，一个是黑眼珠。

“哇！”大头仔大叫，“我猜对了！”

“我猜对了！”眼镜阿叔毫不示弱。

两个疯子互相拍打着，突然一齐爬上车盖，一边叫一边跳，兴奋得把汽车踩得“蹦蹦”响。

“你们干什么？”那位太太按了一下喇叭。

两个酒疯子还是一个劲地跳闹。

女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莫名其妙地瞪着两对晶亮的大眼睛。

“他们好像是神经病。”黑发姑娘说。

“快下来！”金发太太吓唬道，“我要报警啦！”

“报警？报吧！”大头仔得意忘形地从身上掏出个纸片照着。那是个废烟盒，他当作警察的派司。“他妈的，我们就是差佬！”

“是这样，太太，”眼镜阿叔把嘴伸近车窗，吐出满口酒气“我们在打赌……”。

“赌什么？那一定很有趣。”太太扇扇酒气，态度软下来。她知道，对酒疯子，可得诤着点。

“赌我们看到的第一辆车里是不是女仔。”眼镜阿叔把嘴凑到太太伸出来的耳朵上。“他猜是金发的，我猜是黑眼珠。”

“你们都猜对了。”

“是的是的，所以你归他，我要这位靓妞。”

“一对活宝！”太太骂道，“滚开！”

轿车启动了，慢慢朝前滑动，可两个疯子根本不予理睬，原先在车窗吊着的那位，也爬上车盖躺在挡风玻璃上，使里面的人根本看不清道路。

太太只好把车停下，气急败坏地挥着手。

两个疯子闹得更不成话，他们隔着挡风玻璃，指着车里两

个女人争着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静小姐，你知道他们在赌什么吗？”太太眼珠一转，神秘地问，她忽然想到一场恶作剧。

“不知道，罗娜太太。”静小姐愁眉苦脸，非常着急，“该不是一支烟吧？”

“当然不是，你再猜猜。”

“我猜不着，我看只有警察才能把他们赶走。”

“我们是绝对不能叫差佬的，不然你就休想走出香港地。我是说我有一个好法子。你没看见他们是两位男人吗？在这样的夜晚，两个没机会在圣诞树下跟老婆或情人寻欢作乐的男人多么可怜，于是，他们就只有靠想象来打发时间了。刚才你不是听见他们在为女人打赌吗？我想，他们一定是把我们当作七仙女下凡了。要是这时有人向他们献上一丁点儿热情，安慰一下这两颗被孤独和惆怅折磨得饥渴万分的心，就是拿整个生命来换取，他们也心甘情愿。”

罗娜把眼光落在静小姐的牛仔褲上，后者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也许你说得对，罗娜太太。”静小姐有些慌乱，“不过我们还是赶路要紧，你不是说在圣诞树闪烁的时候赶到大鹏湾吗？不是说在天亮以前让我越过大鹏湾到大陆靠岸吗？夏雨田先生为我准备的汽艇，也许早在码头上等候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静小姐，我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机赚了这笔钱呢？这是上帝有意送给我们的圣诞礼物，这对活宝，要是我们想从他们每个人身上赚 200 港元，我看是再容易不过了。”

“我不想干这事，罗娜太太，我想尽快见到夏雨田先生，他安排我今天晚上在大陆上岸，明天早上去宝安，也许立刻就会

搭上火车，后天下午，要是不晚点的话，我就回到重庆了。然后我就给你写信，然后你就把信转给韦思思老板，然后你们就等我回来，我一定……”

静小姐自己也知道她在说假话，她是绝不会再回来了，不会再回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但她只有这么说，她们才相信她，才放她去“探亲”。其实她心里也明白，她们未必就相信她的话，只不过没有揭穿罢了。既然没有揭穿，她就得当作她们是相信的，她这样说过上百遍了，每一遍都带着很深的感情。

半年前，静小姐还是重庆市一个文艺团体的学员，出类拔萃的学员。在全国电视小品大奖赛上，她表演的一个节目获得银奖。她满以为回到团里后会热闹一番，从此她就是一些大型剧目的主角，电影电视角色邀请书会雪片般飞来。

但结果事与愿违，团里冷冷清清，甚至事先拟议中的提升一级工资，也因全团亏损而成为泡影。出演影视角色的邀请也无影无踪。人们仿佛都在暗中嫉妒，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自然而然地，她便想到海外，想到那些一炮打红而名扬四海的幸运儿。于是就有了逃港的行动。谁料到等待她的是罪恶的火坑！

“来得及的，亲爱的，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只取你百分之十的联络费，其余的全归你。也就是说你可以得到 360 港元，而我只要 40 港元。这是你赚得最多的一次了，仅仅需要十分钟，比以往任何相同的时间里收的都多。何况你需要这笔钱，夏雨田先生一定不会要你白坐他的气艇的。”

罗娜施展出全部解数。这个作恶多端的走狗，她和老板亦步亦趋，折磨得多少姑娘死去活来。静小姐心里正有一股一股的怒气直往外涌，真想打她一耳光。

但她忍受着，她忍辱偷生，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已经忍受了这么久，已经屈服了这么多次，何必在最后的时刻闹翻，以致功亏一篑呢？

并且她的确需要钱，狠毒的女老板韦思思为了要挟她重新回来，扣住了她的行李和那些耻辱的夜晚从男人那里收取的小费，只给了她一点车资。她是很要面子的那类女人，她回到重庆不能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除了给母亲和妹妹必不可少的礼物外，还有自己“衣锦还乡”的行头……

她终于软下来了，在罗娜如簧巧舌的蛊惑下屈服了。没办法，这个老鸨母！她想，她既然已在这个行当中干过三个月，既然是最后一次，既然有 360 港元，既然……

罗娜把丰田轿车停到路边的广告牌下，打开车门向两个疯子走去。

静小姐忽然泪如泉涌。她无可奈何地看着蓝色灯光下的广告牌，那上面，戴着墨镜的女郎赤裸着身子仰卧在红地毯上，修长的大腿久经日晒雨淋锈迹斑驳，在朦胧的夜气中显得更加凄凉悲怆。她的心再一次揪紧了。

车窗外，罗娜不知跟疯子们说了些什么，边说边指她的汽车，两个疯子高兴得手舞足蹈。静小姐知道事情已经说妥，两个疯子都争先恐后向罗娜交钱，仿佛还在争执谁先谁后。罗娜收了他们的钱，但对谁先谁后的问题委决不下。

这时公路上又一辆汽车开过来，强烈的灯光晃了一下又飞驰而去。

“混蛋！”大头仔追着那辆车，粗鲁地咒骂着，“给老子开回来！”

眼镜阿叔趁机头也不回地跑向静小姐。

静小姐一阵恶心，几乎呕吐出来。

韦思思小姐曾荣膺 1984 年“香港小姐”的美誉，半年之后参加一部色情电影拍摄，因床上戏太多太滥而致舆论哗然。从此，社会形象一落千丈，门前冷落车马稀。但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又走通一些渠道，组建了“红歌星演出团”。初到香港的静小姐被介绍进去了，介绍的人说，这是培养大明星的摇篮。等她和另外几个逃港的泰国小姐、越南小姐以及菲律宾小姐明白这是个招摇撞骗的色情团体，是流动的高级妓院的时候，为时已晚。

静小姐在韦思思老板的强迫下，接待过一些客人。这些客人中，有黑人富翁、白人阔少，也有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发了财而穷凶极恶的东方同胞。当然，他们的形象还不太糟，甚至表现出温文尔雅。可眼下这个阿叔辈人物，简直像从垃圾坑里钻出来的，邋遢死了，糟糕透了。

她差点喊叫起来。但看到罗娜猫头鹰一样的眼睛，她又不得不忍住。这头西洋母狮残酷无情，她有办法强迫你干所有你不愿干的事。

“准备好了吗？”罗娜拍了拍车窗，“我们的时间不多。”

眼镜阿叔早已脱去衣裤，在地上蹦跳着，口里发出嘿嘿的喊叫。

罗娜拉开车门，眼镜阿叔迫不及待地往里就钻。

“小心！”罗娜赶紧提醒，“不要碰翻了手闸。”

“罗娜太太，把灯关上，”静小姐说，“我什么也不愿看见。”

罗娜照办了。

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里面传出静小姐的惊叫。

罗娜躲进广告牌下的阴影，抬手看了看表。

“几点哪？”大头仔在一旁不满地问，还在对眼镜阿叔的抢先生气。

罗娜自顾自地抽烟，没有理他。

三分钟后，车门开了，一个肉团从车里滚到柏油路上，好半天没有爬起来。罗娜心里一紧，以为静小姐把他杀了，赶紧跑过去看，眼镜阿叔还在地上喘息。

“先生，你感觉怎么样？”她小心地问。

“妙极了，我是说……她的手。”

罗娜嘴角漾出一丝笑纹，她明白了静小姐的策略。

接着是几件衣服飞出来，砸在眼镜阿叔脸上。

早已等得心烦意乱的大头仔立刻扑上去。

“小心，先生，我的手闸！”罗娜没忘记警告第二个酒疯子。

“怎么不开灯？”大头仔说，“我看不见。”

“我们从不开灯，先生，”罗娜回答，“这是在高速公路上。”

“让你的规矩见鬼去吧，我不喜欢偷偷摸摸，我他妈给了钱的。”

大头仔抱怨着去摸开关，却鬼使神差扳动了手闸，汽车动了，顺斜坡向一旁滑去。

“刹车！刹车！笨蛋，快踩住刹车！”罗娜一下慌了手脚，跟着车子大喊。

车子渐渐加速，冲前十几米远，“叭”地撞在广告桩上，铁牌掉下来正好砸在车盖上。车子停住了，大概是静小姐踩住了刹车。

罗娜冲上去想把铁牌掀下来，但没有掀动。她怒气盈胸地捶打着车门：“出来，烂仔！你他妈撞祸了！”

大头仔毫不理会，他已搂住了静小姐。罗娜狠狠拍了几下车门，才想起车钥匙。她打开车门，把刚刚脱了个光的大头仔狠狠一拽。

“好冷！”大头仔装模作样地发着抖，“我给了钱的！”

“一分钟就好，”罗娜道，“再说你一使劲，就不冷了。”

他们合力想把铁牌抬下来，但抬起却拔不动，原来有几颗螺丝跟铁桩相联。

“干脆你把它往上抬，我去开车。”罗娜钻进了汽车。

大头仔招呼眼镜阿叔，两人一起来用劲，

引擎发动了，汽车费劲地从里往外拔，铁板刮着车盖，发出刺耳的尖叫。

“抬高一点，笨蛋！”罗娜在里面叫着，“把漆给我刮光了。”

大头仔和眼镜阿叔拿出吃奶的劲往上撑着，终于使汽车脱了身。但汽车却没有停下来，而是“哧溜”一下冲到路中间，然后拐了个弯。

“见你的鬼去吧，酒疯子！”

罗娜猛地加速，汽车箭一样飞进远方的黑暗。

“停下，骗子！我还没有来呢！”大头仔醒过神，拼命跟着车子撵，赤身裸体的，完全忘了周围世界，“停下！停下！我他妈给了钱的！”

“叭！”一堆衣服从车窗飞出来飘在公路上。他没有捡，还跟着撵：“停下停下，骗子，你们收了老子的钱……”

汽车从两个疯子眼前消失了。大头仔揪住眼镜阿叔出气，“你倒舒服了，我他妈还没沾边！”

眼镜阿叔狠狠还击，“我舒服什么？只是她的手摸了我。”

汽车开出去很远，公路旁边面闪出一个咖啡店，疲惫不堪的静小姐提议喝一杯咖啡，罗娜点头同意。她们没有下车，要服务生从车窗里递了两杯热咖啡进来。服务生待在路边，看着她们喝完上路。

半夜时分，汽车从高速公路拐进一条岔道，在黑暗的丛林中穿行一阵，又过一段无路的荒地，然后在一块巨石后面停住。

“大鹏湾到了。”罗娜说。

她关掉车灯，前面一片黑暗深不可测，只有呼呼的海风和“哗哗”的浪涛声在响。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游动。走私、捕鱼、偷渡，不知多少人在黑暗的掩护下，干着无法见人的勾当。

静小姐一阵激动，想起半年前也是从这里偷渡过港的。那个夜晚，她也欣喜异常，雄心勃勃，怀着一腔热情和满脑子美好愿望，一头扑进这黑暗的大鹏湾。真是黑暗的海啊，这么深，这么沉。万幸的是她还没被淹死，她还有脱离苦海的一天！

“来一支烟吗？”罗娜问。

“不。”静小姐选择一块石头坐下，无限深情地望着鬼影绰绰的大海，“我想休息一下。”

“来一支吧，抽完了这支我们就下去，也许夏雨田先生还没到呢！”

罗娜从装得满满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首先吸上，然后又给静小姐递过一支。静小姐没有注意到这支烟跟普通烟有什么不同。

静小姐刚抽了几口，便觉心口烦躁，头晕目眩。她从车里取出自己的小包，下车时一个趔趄，差点摔了下去。

“怎么啦，亲爱的！”罗娜赶紧扶住她，“哪里不舒服？”

“我……”

“不要紧，一定是太疲乏。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

静小姐渐渐体力不支，整个身子向一边倒去。罗娜全力托起她，“别着急，你马上会好的，也许是太激动了，休息一会儿吧！……噢，我这里有药，你嗅一嗅就会感到舒服些。”

罗娜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支带螺丝盖的铝质盒子，小心地把它打开，再从里面取出一个棉花球儿，把它贴在静小姐的鼻

子下面。过了一会儿，空气中顿时充满了三氯甲烷的味道。

静小姐彻底软瘫了，死尸一样全无知觉。

罗娜用手绢扇了扇让空气流通，小心翼翼地把铝质盒子盖好，然后把它放回皮包。

又搜查了静小姐的手提包，把刚才放进去的 360 港元和原先里面的三只金戒指拿出来，装进自己的提包。又把包整个翻过来抖了抖，撕开里面的夹层，没发现什么东西，随手就扔出去。想一想觉得不对，捡回来重新搜查，依然没发现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想到静小姐的身子，立刻解开她的衣服，在乳罩和内裤里摸索了一阵，依然没有发现要找的东西。

罗娜感到纳闷，难道老板的情报不对？正想着，好像有片强光在不远处一闪，她一惊，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她警觉起来，赶紧抱起静小姐的身子，向悬崖走去。罗娜虽然身为女人，却力大无穷，抱起跟她一般大小的静女士，如抱一个婴孩。

她走到悬崖边选好了位置，后退一步，然后猛地向前一冲，像掷铅球一样，把静小姐扔出。听见崖下“劈啪”一声巨响，海水一定溅起老高，只是晚上看不见。

她转身回到汽车旁边，手刚搭上车门，汽车后面蹿出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用枪比着她。

“太太，你的手脚真干净！”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谁？干什么？”罗娜大为吃惊，难道是在路上贪图一个小玩笑上了酒疯子的当？但她很快又镇静下来，寻觅脱身的机会。

“我们是谁你先别管！”另一个声音也是男人，“快把东西交出来！”

罗娜暗暗叫苦，他们怎么知道我在找东西，看来秘密已经泄漏，可这是谁的手脚呢？